

孤 行 風

乔明喜影视作品专集



1993 第三期

并非序言

说来也巧，置身于主管群众创作的工作部门，与作者又同住于一个弹丸之地的小城，可是以前与这位孜孜执着追求、倾心影视文学创作的乔明喜同志并不熟识。开始结识他，是在二年以前。那是一九九一年七月，乔明喜，这位身着公安服装的彪形大汉，带着他所写的影视文学脚本《邵洪生》和北京、河北省等影视厂家吐露与地方联合拍摄意向的来函主动到文联登门求助，这才认识了他。从此，也便对他有所了解：乔明喜祖居卢龙，初中毕业后，便投身军旅，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渡过了二十七年的戎马生涯。一九八一年转业到地方，被分配到卢龙县公安局工作。多年来，他不事张扬，默默工作，虽勤奋学习，订阅大量影视文学刊物，潜心研究影视文学创作，不断砥励自己的笔墨，可是所有这一切，都一直鲜为人知。一九九〇年县委狠抓革命传统教育，组织全县机关干部和中、小学学生于清明节这天到革命烈士、爆破英雄邵洪生墓前开展祭扫活动，是烈士的光辉事迹和人们怀念烈士的壮观场面感动了他，激发了他的创作冲动，以此为题材，很快便写出了脚本《邵洪生》。虽因县里财力拮据，此剧未能开拍，但已被生活点燃的创作之火，并未熄灭，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接着，陆续又写出了《答卷》、《园丁恋情》和《刑场鸣冤》三部作品。这本书便是作者二年内创作成果的结果。

像很多业余作者一样，明喜的创作大多也是从自己了解和熟悉的生活写起的。可是，他又与有些人不同，没有把自己的目光仅仅投注于身边琐事，而是敢于直面现实，拥抱人生。他善于从生活中撷取具有鲜明时代印记和教育意义的题材作为自己的写作对象，因而从一开始便表现出严谨的创作态度和强烈的使命感，使作品也便突出了主旋律。自不待言，《邵洪生》描写的是一位顶天立地的非凡英雄。然而作者却没有把笔停留在英雄业绩的渲染上，而是高处落墨，低处起笔，也就是说，是从英雄的幼年写起。作者着力表现的是邵洪生从一个普通农家子弟到非凡的战斗英雄的成长过程，从中让人们看到了既平凡又伟大的人生。《答卷》也是如此。作者是以和自己在一起工作多年、为自己所熟悉的战友，即一位模范派出所长为模特，从他紧张繁忙的日常工作中选取了几个富有表现力的生活片断，从而展示了一位扶正祛邪、刚正不阿的公安干警的高大形象。《刑场鸣冤》是以发生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一件为作者耳闻目睹而又闻名遐尔的错案为素材，故事本身虽有很强的戏剧性，但作者也没有过事铺排这些，而是通过对纠正错案具体过程的艺术再现，刻划了以马部长为首的生产建设兵团各级执法人员一丝不苟、执法如山的群体形象。《园丁恋情》是对孟宪明先生长篇小说的改写，通过对丁明二十余年业务经历的艺术刻划，热情讴歌了扎根山乡、献身教育事业的教育园丁。我们想，读了上述作品，即使不能使读者怦然心动，但也会在潜移默化之中使人们心灵受到陶冶，得到美的享受。

无庸讳言，明喜的作品也还不太成熟。在创作中他过于注意对事件、故事过程的演义，而忽视人物性格的刻划；在情节的展现中，仅仅满足于直陈其事，还不善于安排和编织

富有戏剧性的场面。也就是说，作为影视脚本，提供给演员“作戏”的地方不多；在言语上过于直露，“动作性”和性格化也嫌不够。

然而，业精于勤，艺无止境，明喜既然在创作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在今后的创作中，他定会扬其所长，避其所短，不断加强思想和艺术修养，刻苦磨练，写出更多在艺术上更加完美的作品来。我们期待着！

田 敏 宋 坤

目 录

并非序言	田敏 宋坤 (1)
刑场鸣冤	(1)
园丁恋情	(63)
邵洪生	(125)
答卷	(180)
后记	(235)

刑场鸣冤

1、雪地，冬日。

北风呼啸，飞雪在广阔的戈壁滩上奔跑，极目远望，好似一派烟的海洋。在阴森森的音乐声中……

一辆解放牌大卡车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恶劣的气候条件下奔驰着。驾驶室内司机旁坐着一个刚刚30岁出头的男子汉，长得英俊潇洒，脚穿部队发的军用大头鞋，身着已经褪了色的棉军装，头戴狗皮帽，肩披羊皮大衣，背着一架照相机。他就是201农场保卫股长严明。他目视前方，紧锁眉头……

卡车上，四名军垦战士，全付武装，各个身着羊皮大衣，羊皮帽子。押送着一个戴着手铐脚镣的死刑犯去执行枪决。

汽车行了一阵。严明下令：“停车！”

车停后，严明开门下车。他大声对车上命令着：“下车！快下车！”

两个军垦战士动作敏捷地跳下汽车打开一扇车帮，车上二军垦战士推犯人跳下汽车。死刑犯气势凶凶地站在风雪交加的雪地上。严明向犯人跨近两步，庄严地对犯人说：

“王真，枪毙你的地方到了。你死前还有什么要说的吗？”他高喊：“有，我死得冤，我死得冤枉啊！我死前你们查不清这个案子，我死后迟早你们也会查清这个案子的！开枪吧！”

镜头由远至近推出片名《刑场鸣冤》。

在主题歌和剧中主要情节镜头的画面中，出现演职人员表。

2、201农场场部办公室，冬日。

201农场场部，是一座挂瓦的尖子房。墙裙七层砖，往上都是土块砌成的刷了白灰墙面的土坯墙。这在当时的千里戈壁滩上算是第一流的房子了。

严明把大衣甩在保卫股，急冲冲走向政委路平的办公室。他在门前未喊报告，猛冲而进：“报告政委，我，人未枪毙带回来了。听候指示。”

路政委迟疑地望着严明：“为什么？坐下说。”

严明的画外音：“王真，枪毙你的地方到了，你死前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王真的画外音：“有，我死得冤，我死得冤枉啊！我不是杀人犯，我死前你们查不清这个案子，我死后迟早你们也会查清这个案子的！开枪吧！”

路政委略停了一下：“好，你做得对！”路政委左手拿起电话耳机，又按下去，右手摇了两下电话机摇柄：“小刘，你马上给我要师部杨政委。”他把话筒放回原处，紧锁眉头，点燃一支烟没过一分钟，师部电话来了：“喂！你是杨政委吗？有件事向您请示报告……”杨政委“啊！啊！”地应合着。他审慎而果断地指示：“派专车把犯人马上送师部看守所关押。我请示兵团。”

3、兵团党委常委会议室，冬日。

七个常委到了六个，一个因外出未能到会。政委方建中

是个半百有余的老红军。他刚健有力地说：“今天召开一个常委紧急会议，主要研究一个问题。”

王真的画外音：“我死得冤，我死得冤枉啊！我不是杀人犯，我死前你们查不清这个案子，我死后，迟早你们会查清这个案子的。开枪吧！”

方政委接着说：“现在犯人没有枪毙，关押在师部看守所，下步怎么办？大家讨论一下。”

六个常委都是四十五至五十二、三岁的中老年人。大家喝着水，吸着烟，深思着。

片刻后，丁参谋长发言：“我的意见，重新复查侦察此案。我们共产党不能冤枉一个好人，也不能放纵一个坏人。”

四十五岁的兵团政法部长马成。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当过团长、旅长、师长，是员赫赫有名的战将。他接过参谋长的话音：“我报名，亲自挂帅出征！”

马成的话音刚落，盛副司令员打着手势：“嗨！嗨！没有那个必要，复查一个杀人案，还要一个兵团政法部长亲自挂帅出征，小题大作了，小题大作了。”

政治部主任李一民慢腾腾地表态：“我看，马部长亲自挂帅出征为上策，因为案情重大，直接关系到我们党在群众中的声誉。”

又是一个小小的暂停。另二常委先后表态：同意马成和李一民的意见。

政委方建中拍板说：“根据大多数常委的意见，兵团党委决定由马成同志挂帅，重新复查侦破9·28杀人案。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这样做，可以减少官僚主义，加强岗位练兵，搞好传帮带。”说到这里，方建中站起来走向马

成，伸出右手。马成急忙起身伸出右手，两只大手紧紧相握。

方建中无比坚定地：“马成同志，力争十天拿下此案，祝你马到成功！”

4、公路上，冬日。

北国的严冬公路，路面全是白雪压成的冰。一辆吉普车在公路上奔驰着，奔驰着……驾驶员旁边坐的是兵团政法部长马成。他目视远方思索着……他的身后三人座，挤满了四个人。他们是两位科长和两位侦察员。大家没有一句话，都在苦思着。

马成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盒中华烟。回头递给他的四位部下：“大家吸烟。”他们接过烟，每人点燃了一支，烟盒又递给了马部长。马成一连点燃了两支烟，递给了司机一支，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闭上眼睛还是苦思……

（内心独白）“马成啊马成，你在明枪明刀的战场上，不愧是个英雄，在侦察破案这个战场上……”方政委的画外音：“祝你马到成功！祝你马到成功？”他摇摇头，吸口烟。“我能马到成功吗？”继续深思。片刻后，信心无比坚定地（内心白）：“有党的领导，有广大群众的支持，我们没有打不垮的敌人，没有干不成的事业！”

5、201农场场部门前，冬日。

马成的吉普车离场部还有二、三百米远时，从场部办公室走出十来个人。他们是师部的杨政委、师政法科的赵科长、农场的路政委、严明等人。马部长等下车和杨政委等一握手，问好。

6、场部会议室，冬日。

各级领导和有关办案人员，在场部会议室就座。大家喝着水，吸着烟。杨政委看看表：“11点啦！马部长你们跑了好几个小时，先到招待所休息一会儿，吃过中午饭，再谈工作好吗？”

马部长：“不了，人命关天的事儿，还是只争朝夕吧。我们马上去八连，回来吃饭。”话落，两辆吉普车向八连驶去。

7、八连冯连长家，冬日。

八连，建连只有三年，地处戈壁滩的深处，距场部七公里。这个连没有一间平房或瓦房，是清一色的地窝子。全连152名军垦战士，大都居住在一个大四合院内的地窝子里，生活条件还很艰苦。

在兵团政法部侦察科长张一敏的导引下，马部长等10余人，首先来到冯连长家地窝子里。观察潘洁的被杀现场。张科长向马部长等人介绍说：“这是冯连长和潘洁夫妇的双人床，潘洁和犯罪分子搏斗时被杀死在床下，凶手杀人后把潘洁弄到床上进行了奸污。”

8、八连马号，冬日。

这群侦察员在张一敏的带领下，又来到了距连部300多米远的马号。张一敏向马部长等人说：“这是杀人凶手王真的宿舍。在秋季，他的破旧黄棉衣放在床头的箱子上，夜间做为压脚用。凶器，修马具用的刀子，习惯地放在火墙背后……王真的宿舍距马号还有50多米远。”

9、八连食堂、办公室等地，冬日。

这群侦察员们还观察了食堂，连办公室，管理员党克民和司务长鲁文彬的宿舍兼办公室，还看了小家小户宿舍及所有大集体宿舍。

最后马部长对张科长和师政法科长赵明方说：“就暂时看到这里吧！今天我们只是大体了解一下现场及其外部环境。多少有点感性认识，详细情况还有待逐步调查深入了解……”

10、农场小食堂，冬日。

兵团、师、场三级侦察保卫干部，在师杨政委和农场路政委陪同下吃中午饭。饭厅内四个大圆桌坐了两桌。每桌一大盆热水面，盆内放着两双筷子，一小盆肉丁炸酱，盆内放着两个勺子，桌上备有酱油、醋、大蒜，大家吃着饭，唰唰直响，没有言谈话语，只有吃饭声。

吃着吃着马部长发呆了，两眼直瞪瞪地望着屋内的墙……杨政委打叉说：“马部长，给你倒点醋，再吃瓣蒜，把这点面条吃下去！”

马部长在惊愣中：“好，好。”他拿起一瓣大蒜咬了一口，辣得直呵！呵！然后大口大口地吃下碗中的面条。

11、201农场小会议室，冬日。

下午三时，师政委主持会。他说：“9·28潘洁被杀案，经过一个多月的侦察已经结案，上报高院。判处凶手王真死刑。他刑场喊冤，兵团党委做出决定，重新复查侦察此案。师党委经过集体研究讨论，完全赞成兵团党委的决定。”

杨政委偏过头对路政委：“你们场党委的态度是什么？”

路平：“坚决执行兵团和师党委的决定。”

杨政委：“那好，经与马部长研究，现在我宣布9·28专案组名单：组长马成部长，副组长有路平政委，兵团李光远科长，师政法科长赵明方三同志，组员有张一敏等八人。

他点燃一支烟，吸了一口又接着说：“原因很简单，我们共产党的政策是：既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纵一个坏人。人家刑场喊冤，作为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为了落实党的政策，咱们就成立专案组重新复查此案。我想提出一个问题，那就是，同志们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吗？特别是原来专案组的同志们，我很想听听你们现在的看法，请大家谈谈。”

会议室一片寂静。烟雾腾腾，只有喝水和呼吸的声音。

马部长打破沉默启发说：“不要开哑叭会，我们共产党人，革命干部，有话应该直言，不要把话憋在肚子里。”

又过了一分钟，一个20刚出头的小伙子，终于憋不住了，他鼓起勇气大声说：“我年轻，是个新兵。我叫钟山，在保卫股工作，上次因为我们股长严明回家探亲，没能参加此案的侦破工作，我参加了专案组。组长是兵团政法部的张一敏科长，副组长是师政法科的宋建民股长，我没经验，但他们都是老行家，我向他们学习了不少东西。我认为杀人犯是王真，证据确凿，既然判了死刑，就该枪毙。”

马部长鼓励道：“小伙子，你的勇气实在可佳，请你再说详细点，都是什么证据？”

“第一、王真棉衣上和被子上的血迹的血型与被害者潘

洁的血型完全一致，都是A B型。

“第二、杀害潘洁用的凶器就是王真经常用于修理套具的利刀。这也是经过科学鉴定而做出的结论。这个杀人凶器是从王真的床下搜查出来的。”

宋建民接着发言：“有这两个最主要的证据，这个案子就可以结了。致于王真的口供，反反复复，既承认犯罪又不断翻案，那是他的认罪态度问题。就是一次不承认，此案有这么两个有力的证据也可以定案了。错不了。”

张一敏又接过话题：“我同意以上两位同志的发言。我补充一点，既然兵团党委做出了重新复查侦察9·28案件的决定，做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就组织服从吧！”

马部长接过话题，语重心长地说：“同志们，光组织服从不够哇！还得做到提高认识，思想服从才行啊！只有思想通了，工作起来才有劲儿，才有方向。试问，在战场上，让一个思想不通的战士去炸敌堡，他能够完成党组织交给的任务吗？”

张一敏不服地顶了一句：“暂时我还做不到思想服从！”

马部长带气地：“那好，我不强迫你思想转弯。散会后，杨政委回师部，把你捎回去，明天你乘班车回家慢慢去想吧！”他喝口水，吸口烟，情绪激动地接着说：“同志们，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自兵团成立以来我们枪毙了反革命分子和各种刑事犯罪分子100余人，刑场喊冤的还只有王真这一个。”

王真的画外音：“你们现在查不清这个案子，我死后，迟早你们也会查清这个案子的。开枪吧！”“同志们，听到这样的声音，你还麻木不仁吗？这说明王真对我们的党，对

我们的新中国，还是有感情的，寄予希望的。”他更激动地：“我们是共产党，不是国民党，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为了镇压共产党和革命人民，他们曾经提出‘宁可错杀一千，不能放纵一个’的极端反动口号，我们的政策是：“既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纵一个坏人！共产党和国民党反动派有本质的区别嘛！等到脑袋掉了以后，再去平反昭雪，那就晚啦！”

12、场部会议室，冬夜。

墙上的挂钟正敲着十二点，马部长主持召开的9·28专案组案情分析会还在继续，大本的案卷摊在桌子上，桌上的两个烟灰盒，已经盛满了烟头。

马部长紧锁眉头，深思后：“我向你们提一个问题，有的同志说现场勘查时，你们提取了一个不完整的左脚脚跟足迹，认定是犯罪分子所遗留。经送检王真鞋样比对，否定了现场的足迹是王真的鞋所遗留。这个情况很重要，这些材料在哪里？怎么没有装入档案？”

钟山马上答话：“石膏足迹和上级鉴定的材料都在保卫股，是张科长不让装档案，说是不能鱼目混珠。”

“快拿来，我看看。”

钟山出门，不一会儿就拿来了。马部长接过石膏足迹，又看了鉴定书，胸有成竹地说：“好，我们就从这里打开缺口！”画外唱：调查啊调查，由此及彼，研究啊研究，由表及里，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

他高兴地接着说：“明天，我们兵分五路开展工作。李光远科长带上四个人住在八连和战士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如果连队被子有困难，路政委讲了，可从农场招待所借几床，

一律不准请假。我们在生活和工作中有什么困难多找路政委。具体的人员安排和案件侦察情况，主要由李光远、赵明方两位科长负责。我负责全面工作。明天我和赵科长，再从师政法科抽一个人，我们去提审王真，主攻方向放在八连，剩余六人再分三个小组，负责扫外围，一个连一个连地摸底排队，工作一定要做细。具体人员分配由李、赵二科长部署吧！看，这样安排，大家还有什么意见？”

停了一会。

众侦察干部：“同意，没有意见。”

13、田间小路上，冬日。

第二天早饭后，北风呼啸，在白雪茫茫的原野上，严明带着一个侦察员各骑一辆自行车，向五连奔去。

钟山带着一个三十多岁的侦察员，各骑一辆自行车，向六连奔去；

宋建民带着一个侦察员，各骑一辆自行车，向七连奔去；

李光远带着四名侦察员，各骑一辆自行车，衣架上各带一床棉被，向八连奔去。

14、201农场场部门前，冬日。

早饭后，在201农场场部门前。路政委和马部长、赵科长握手告别。马、赵上车后，吉普车向师部飞驰在北国的雪地上。

15、师看守所，冬日。

土木建筑的四合院，除了岗楼和监舍的后大墙是砖砌的

以外，其余都是土坯垒的墙。

在一间审讯室里，马部长、赵科长还有师政法科的贾子玉助理员，正在审讯杀人犯王真。主审是马部长，陪审是赵科长，贾子玉担任记录。

王真带着手铐脚镣站在室内门边处，昂首挺胸，满不在乎。

马部长指示旁边警卫：“给他个凳子，叫他坐下。”一警卫战士向他屁股后面放了一个凳子。令道：“坐下吧！”王真坐下。

马部长问：“你为什么要刑场喊冤？”

“报告首长，因为我没有杀人，所以我才喊冤。”

问：“你的棉衣参与了作案，受害者的血迹，留在了你的棉衣上，你做何种解释？”

答：“那是别人偷了我的棉上衣，去做案杀人。所以我的棉衣上留有受害者的血迹。”

问：“凶器是你个人常用的修马具用刀，这把带有斑斑血迹的刀子是从你床底下搜出来的，你又怎么解释？”

答：“和前边是同样的解释，是别人偷了我用的刀去杀人做案，然后嫁祸于我，我的刀子本来放在火墙背后，他杀了人后却送在了我的床底下，这是别有用心的。”

贾子玉插话：“你不老实！”

赵科长拦阻：“让他怎么想就怎么说吧！”

马部长提出：“按照你的说法，是有人先偷了你的棉衣和刀子去杀人做案，而后又悄悄地送还给你，嫁祸于你，是这样吗？”

答：“正是这样。”

赵科长：“那你怀疑是谁干的呢？”

答：“不知道，我不是侦察员，你们那么多的侦察员，不是也受骗了吗？”

16、五连办公室，冬日。

同一天，严明和另一侦察员在与两个连领导开着座谈会。

严明问：“王指导员，董连长，你们回忆一下，9月28日晚谁有可能到八连杀人作案。”

沉默了一会儿，王指导员说：“根据当时摸底，有作案时间的共有五人，但经逐个调查研究，具体分析都否了。”

17、六连办公室，冬日。

同一天，钟山和一个侦察员，在六连办公室里，正和李指导员谈话，了解情况。钟山说：“还是那个不好办的9·28凶杀案，上次我没有到咱们连里来，超近说吧！咱们连，有作案时间的，有可疑迹象的都有谁？”

李指导员吸了一口烟说：“摸过好几回了，只有三个人有作案时间，经综合研究都否了。”

18、七连赵指导员家地窝子，冬日。

在同一时间里，宋建民及另一名侦察员和赵指导员在了解情况。

宋建民发牢骚地说：“过年的猪都绑好了，不杀，还把他养起来，有什么必要！”

赵指导员安慰说：“宋股长，可别这样说呀！如果万一杀错了，那你就被动了！”

另一侦察员：“老宋啊！你这话如果叫马部长、赵科长